# **我和父神相遇相知**

宋路，Stanley

当思绪千回百转照进现实，我缓缓意识到自己是如何一直在犯错，一直被父神原谅和眷顾。

第一次认识父神，大概是在我9岁的时候。那时我跟随母亲定期去参加家庭聚会，昏黄的灯光下，大家簇拥在一起朗读圣经， 有人求得医治，有人求得和睦，有人求得永生。9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拓荒状态，绝大部分农村地区，还是相当贫穷落后。母亲和她姊妹弟兄这种偷偷摸摸参加聚会的行为也被周遭人视为异类，大家极尽冷嘲热讽，后来我父亲也加入了这行列。然而我母亲那时也逐渐变得刚强起来，不去理会旁人的目光，家庭再不和睦，她也能喜乐地去坚持。

小孩子的内心是纯良而敬畏的，当时的我也大抵是感受到一位造物主陪伴在我们身边。他是慈爱的，全能的，似乎有求必应。每每在临近考试的时候向他祷告，他都能应许我。我内心也逐渐开始埋下基督的种子。

随后是离家数十里的初中高中岁月，如同绝大部分中国人，我开始接受全方位的无神论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还记得初三的时候，华文老师让我们以“自我”为命题去写一篇散文。我当时大抵是相信造物主或者上帝的存在，以及潜意识里会有一种“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使命感。提笔之后便反复思忖，我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以及走一遭此生是为何，然后肆意挥毫以哲学家的口吻洋洋洒洒落纸一堆。当时的我们正处于“为了中华之崛起而努力读书”的“洗脑期”，为了升重点高中便能三军用命奋发图强，内心是极其“满足喜乐”的，怕是难以意识到将来会行使父神的旨意便是自己存在的意义。

这一段时间，母亲也经常叮嘱我常常祷告，但我却逐渐远离了父神，凡事倚靠自己。家族荣耀，国之崛起，个人成就，这些充满使命感的词汇仍不及父神的荣耀。然而我开始把自己扔进这股洪流里，也似乎是万不得已。身体上的疾病痛苦，精神上的迷惘挣扎，仿佛在高考之后才得已解脱。

高考落榜之后我升入了武汉的一所大学。纵使我之前如何远离了父神，他似乎又以某种方式主动亲近了我，主动眷顾了我。开学不久，辅导员向我介绍了留学新加坡的奖学金项目，我随即报名参加。在准备考试面试的那段时间，我每天去学校的公园晨读英文。一天清晨，像往常一样，我独坐于公园一角的石凳，开始大声朗读。时值初秋，梅花树下，梅花尚未盛开。缓缓，有二人从远方朝我走来，他们是两位传福音的同校师兄。我们相谈甚欢，但是临别前并未约定下次见面。时隔多日，直到留学项目的考试面试结束，一日傍晚，我在学校餐厅就餐，夜色逐渐弥漫，餐厅内的学生也变得稀少，缓缓，那两位师兄又临到了我面前。这一切，于常人来看是机缘巧合，于我来看更像是父神的精心安排。我们再次相谈甚欢。别了，我体会到一种非常的愉悦感。几分钟后，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内心狂跳不止，似乎预示着重要的事情即将来临。电话那头告知我成功进入了留学新加坡的项目。挂断，我思绪万千，久久不能自己。这是我生命里的第一次重大见证，也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随后来到新加坡，我又开始放飞了自我。期间陆陆续续经历了好多次教会， 内心里却一直叛逆，很难去敬畏顺服我的父神，基督的萌芽也蜕化成种子状态。心比天高却命比纸薄，无数次回忆起这段浑浑噩噩的日子，心中满是亏欠。

大概从2016年起，我的肠胃的消化能力就逐步变弱，弱到吃粥都能坏肚子。工作上稍微有点压力肚子也能闹腾好几天，整个人常常萎靡不振，无法安生。尤其是在MAS工作SMU读书的那段期间，无数个晚上躺在床上一直冒汗，辗转反侧无法入眠。考试前更是只能依靠红牛来补充绵薄的体力。当时一直怀疑是肠胃出了问题，在国内做了胃镜和B超，结果显示一切良好。后来转而怀疑是不是脾或者肝脏出了问题，做了血液检查也是没看出什么道道。当时的痛分布在整个腹部，以至于我开始逐个去怀疑每个器官的可靠性，压根不可能想到是阑尾出了问题。直到今年的四月初，某次跟着莹莹梦琦姊妹去教堂做完礼拜，肚子的痛侧底爆发，直到无法行走。进来SGH急诊，做完CT扫描才发现是慢性阑尾炎转变成急性。术后，消化功能逐渐恢复了正常，感觉像是重获新生。痛楚憋了好久在这一刻得到侧底释放。曾几何时，我想着这个病可能会毁了自己，幻想着卸甲归田好好养生，抑或幻想着为了肠胃健康我宁愿减寿十年，诸如此类种种漫无边际毫不着调的想法在慢慢吞噬着我。浪子，没有一段痛苦经历，很难回头。这是我生命里的第二次重大见证，感谢父神通过如此委婉的方式来继续眷顾我， 我也决心死心塌地去顺服我的父神，去虔诚地行使父神赋予我的使命。

和莹莹姊妹在一起是父神给我的第三次重大见证。曾经与他人有感而发，也在心里默默念叨，冥冥之中可能会在而立之年遇见自己真正的另一半。没想到“一语成谶”。从心底里向您感恩，让我和莹莹姊妹相遇。她的单纯善良，无不勾勒出您在我脑海里留下的美好。感恩您让我们遇见真爱，心中充满笃定。希望这一刻的平和喜乐延伸到天国的大门，我们一路携手度过。

在经历泰北之行后，莹莹姊妹提议我去写一篇感想。当时的我，内心是复杂和抗拒的。此后在送她去机场的路上，我也不想承认自己内心的软弱。我太佩服在泰国宣道的eva姊妹了。我站在那片陌生的土地，顶着炽烈的阳光，周遭是滚烫的空气，内心却充满失落和冰凉。我在想象自己能否在这片孤单的世界为了神的工作而扎根下来。我开始给自己的软弱去寻找借口。也许eva姊妹所做的一切是有限的，甚至在神的国度里是九牛一毛。但是她在地上行您的旨意，如同行在天上。您希望旨意传给地上的每一个人，这得有多难呢？借着祷告，一切的不可能会变成可能。圣灵会充满她，也会充满有幸遇到她的人。正因为如此，借着您的名义，会诞生越来越多的eva，勇敢无畏地在异国他乡宣扬您的道。这是我生命里的第四次重大见证，我也开始意识到门徒和信徒的使命感。信了父神，并不代表一帆风顺，也许是历经磨难才能真正理解父神的道。

抛却旧我，重获新生。此时此刻，我衷心地赞美您，并且诚挚地向您祷告。希望您继续眷顾我们，眷顾我们的家人、教会和所有的弟兄姊妹。希望您在莹莹和我的爱情里面注入圣灵，让我们学会去爱您，也学会去爱彼此。希望您时刻预备着我们，让我们在您的国度里慢慢成长，让我们将来有能力有勇气去行使您的旨意。